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一

雜文一

春秋

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歐陽子曰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歐陽子之意主於掊擊三子而未嘗於左氏之傳易其心而求之也左傳曰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宣子使趙穿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左氏之證趙盾之弑者有三靈

公在則出奔聞弒則未出山而復一也弒君者
穿也逆新君者亦穿也而宣子使之二也太史
以不討賊責盾盾以詒伊慼自責俄而使之逆
黑臀焉於討賊之說何居三也左氏證盾之弒
君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曰信爲趙穿者何也亡
不越竟反不討賊董狐之獄辭也盾而不與聞
乎弒也則亡必越竟不越竟則必與聞也盾而
不與聞乎弒也則反必討賊不討賊則又必與
聞也反而討賊則賊之主名穿也反不討賊則
賊之主名盾也譬之律家殺人穿下手之人也

盾造意者爲首也故曰非子而誰此董狐之獄辭也孔子曰越竟乃免越竟乃免猶云討賊乃免也討賊則必越竟不越竟則必不討賊此一事也孔子誅盾之心以其與聞乎弒而必不肯越竟則反不討賊又不待言也董狐斷趙盾之獄以兩言而孔子以一言孔子之議獄也精矣左氏之記事也覈矣

春秋論二

以高貴鄉公之事按之則可以斷趙盾之獄矣盾自帥中軍廢置生殺盟會侵伐皆出其手士

會曰盾夏日之日也舉國畏之久矣靈公欲殺
之非獨患其驟諫也憤其專也高貴鄉公出懷
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亦此
意也成濟者盾之趙穿也穿與胥甲父同罪而
穿庇之欲以有爲也賈充叱成濟曰司馬公畜
養汝輩正爲今日盾之庇穿猶是也陳泰者盾
之董狐也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司馬
昭見泰泣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
賈充以謝天下又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昭乃
更不復言盾與昭之情狀何其似也昭能收成

濟斬之盾不能何也成濟奴隷小人昭視之孤豚腐鼠耳穿者盾從父昆弟之子使之掌兵得衆以行其弑逆弑君之後使將而迎新君不解其兵柄以自固也昭之殺濟也以解衆也盾則何解之有齊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殺之猶有畏心焉盾於晉史之書弑也坦腹而當之彼以爲執國之命負仁儉恭敬之僞名爲國人之所與雖弑其君而可以不懟也盾未嘗辭弑君也左氏未嘗不信盾弑也百世之下儒者曲爲之解不已愚乎蘇子繇曰亡而不越竟反而不

討賊安知盾之非僞亡而使穿弒君曰盾非僞亡者也盾在國中懼靈公挾之以爲質盾出而穿可以縱兵無所忌也公羊曰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主於朝而立成公穿之迎之也蓋曰君弒矣君弒則可以復矣此盾亡不越竟之案也

春秋論三

左傳曰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此敘許止弒君之案也止之弒君孰書之許之國史書之也孔穎達曰仲尼新意

實非弑而書弑非也然則悼公曷爲書弑止弑之也左氏曰飲世子之藥卒公羊亦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止之弑悼公以藥弑也以藥弑與以刃弑有以異乎左傳又曰太子奔晉止藥殺其父身爲藥主不繇國醫國人不與而奔晉也傳書奔晉所以成乎其弑也自公穀主不嘗藥之說而後儒紛然聚訟曰止非實弑春秋加弑焉以譏子道之不盡也夫子道曰不盡云爾加弑焉與商人蔡般等孔子之制法若是酷乎不嘗藥曰弑推刃亦曰弑商人蔡般不有佚罰乎然

則二傳何爲而有此言也曰此必許止弑逆之後欺罔其國人哭泣歠飦粥僞哀痛以自蓋也流聞者不察而信之是以傳於此言也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則不奔晉太子奔晉則世之位非其兄之所與明矣奔晉之後死不死未可知曰未踰年而死吾無徵焉爾左傳載君子之言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人子盡心力以事君猶舍藥物而况於以藥弑乎左氏之書往往旁摭異聞蓋公穀之前已有不嘗藥之說故引君子之言以駁正之非眞以爲不舍藥物而

加弑也公羊曰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春秋之立法猶律令也律令之議罪也必傳其所當比以其人之自責而入之也亦將以其人之不自責而貰之乎如是而何以爲刑書

春秋論四

自公孫弘董仲舒爲公羊學武帝尊公羊家繇是公羊大興西漢多引公羊家斷獄張湯爲廷尉欲傅古義決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以湯之酷烈如此況其它乎朝廷有大議儒者往往引經誼裁斷一言而

決至使人主宰相相顧歎息於經術則善矣以此爲折獄之準則非也漢律不可見矣唐宋以後各有律法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著爲令顧欲引春秋之義斷後世之獄是猶禁奸盜以結繩理文書以科斗豈不繆哉漢世去春秋未遠公穀之學即齊魯之學也援春秋以斷漢獄猶爲近之本朝去漢遠矣而况於春秋乎乃欲以趙盾許世子止之獄辭傳本朝之律令不已迂乎近代進藥之獄有二以唐事斷之可也

世宗之升遐也與唐憲宗相似柳泌僧大通

付京兆府決杖處死方士王金等之議辟宜也
李可灼之事與栁泌少異以和御藥不如法之
律當之可也當國大臣則有穆宗貶皇甫鎛之
法在不此之求而援引春秋書許止之義效西
漢之斷獄此不精於經誼之過也

春秋論五

自古讒佞小人唱邪說以揺國論未有不援引
經誼粲然可觀者也本朝　穆廟初大臣欲反
王金之獄則曰　先帝不得正終子無改父此
亦佞人之言似是而非者也趙昭儀傾亂漢室

親滅繼嗣司隸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請正法議郎耿育上疏以爲憂臣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育之言皆應經誼豈非佞人之尤者乎近代小人訾挺擊

移宮之事者曰慈曰孝上痛山陵下惜宮禁皆
耿育之議爲之祖也春秋書曰夫人孫於齊左
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人姜氏薨於
夷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曰貶必
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何休曰刑人于市
與衆棄之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
得其罪也吾夫子魯之臣子也於魯之二夫人
大書特書無所忌諱耿育之所謂暴露私燕謗
及山陵者吾夫子其戎首也哉
天啓進藥之獄蒙有猜焉進藥決之禁中閣

臣不爲藥主一也　光宗寢疾彌留非以紅
丸故奄棄萬國二也舍崔文昇而問李可灼
三也穀梁子曰於趙盾見忠臣之至於許世
子止見孝子之至儒者相沿服習以爲精義
執此以斷斯獄則過也高新鄭非小人也假
經義以訟王金比於倭矣異議者奉其言爲
聖書則舛也旣而曰　三朝要典允稱信史
光廟實録亟須刊定闡累朝之慈孝洗君
父之惡名莫不援据經誼依附忠厚莊生有
言儒以詩禮發冢其是之謂乎余故作春秋

論五篇以證明之知我罪我亦以俟後之君
子崇禎元年四月甲子記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二

雜文二

雞鳴山功臣廟考上

太祖實錄洪武二年正月乙巳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六月丙寅功臣廟成論次諸臣之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又次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塑像祀之仍虛生者之位初胡大海等歿　上命塑其像於

卞壼蔣子文之廟至是復塑像於新廟是祀也
享在太常記在會典二百餘年已來未之有改
也太倉王世貞獨考其誤以謂國初之封六王
韓魏鄭曹宋衛也立廟之時韓宋猶未受封何
以前知其不令終而絀之黔寧是時官不過指
揮何以知其必樹大勳而驟登之此記事者之
誤也然則云何曰塑像虛位誠有之其後如韓
宋者則弗克與享也今之位次据永樂初年見
在者而書之也王氏之考覈矣而未及詳也夫
豈惟黔寧哉初封二十八侯何以獨舉五人繼

封十二侯何以獨舉一人自蘄國以外皆以有功待封者也若黔國則與黔寧比肩者也如國史之云其所謂論次者以何爲援据乎國史於二年既云論次諸臣之功定祀二十一人矣七年六月書祔祭新戰沒定遼衛指揮高茂等三十八人八年正月又書增祀華雲龍李思齊等一百八人九年又書祔祭何文輝及有功者一百八人十三年又書祔祭顧時以下二百八十人以二年之定祀者爲是則七年以後不宜增以七年後之增祀者爲是則二年之祀未嘗定

同是祀典同是國史而前後舛錯如此此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楯者也虛位塑像王氏以謂誠有之吾以爲非也二年正月　上勑中書省臣曰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九年七月又諭禮官曰諸將始從征伐宣力效勞朕於爵賞不敢吝惜大者公小者侯死則俾之廟食以報其功繇二年之勑觀之則云塑死者之像繇九年之諭觀之則云報死

者之功其辭意甚明也令果有生者虛位之事則立廟之日寧不以此明諭省臣而獨諄復於死者耶羅鶴記云雞鳴山廟祀定於洪武十一年斯又與二年何異一統志云南京功臣廟建於洪武二十年嘉靖中科臣禮官駁郭威襄配享之議皆援以爲証且謂黔寧東甌此時尚在以實生者虛位之說雖然宋穎凉三公與長興武定二侯皆無恙也如宋穎凉三公者將先虛位而後絀之耶長興武定或先虛位而後不及補耶王景撰黔寧神道碑云王薨之明年塑像

功臣廟勑太常祀以大牢令二十年位次已定則黔寧之塑像何以待其薨之明年耶傳曰豫凶事非禮也記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以 皇祖之神聖觀會通以行典禮而繆盭若是耶故生者虛位之說吾斷以爲無之

雞鳴山功臣廟考下

然則二十一人之祀其定於何時乎曰吾未有徵也其殆當 聖祖末年胡藍二黨底定諸公侯之以罪誅者以嫌死者芟夷既盡而後二十一人之論次始定乎國初文臣則平章武臣則

都督指揮皆得祔祭洪武圖志云功臣廟在雞鳴山南凡本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則祀於此志刻於洪武二十八年豈　聖祖末年嘗汰除祔祭文武諸臣而獨舉元勳之祀于攷之會典正祭中山以下六人配以郢國以下十五人兩廡各立一牌總書故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之靈蓋舉汰除祔祭諸臣而合祀之也一統志所載定於洪武二十年者庶幾近之雖然二十一人之論次果出自　聖祖其權衡未有不曲當者也今則猶有猜焉六王吾無間

然矣六王以下梁國六公皆與享　太廟者也
而永義獨不在二十一人之列享祀之禮莫重
於　太廟古所謂其從與享先王與祭於太烝
者也舉其重而廢其輕於義何居二年正月丁
未以功臣廖永安等配享　太廟四年四月定
合祭功臣配享之禮永安等七人之配享　太
廟舊矣不知何時革而爲六也六年賜永安等
七人謚號九年加贈十三年改封鄖國　聖祖
之追念永安未嘗少殺也鄭曉謂九年罷永安
祀者誤也然則　太廟之黜鄖國殆未必出

聖祖之意矣功臣廟之祀又安得而紬之如謂
德慶之獲罪足以累其兄則泗國獨無宋國爲
之弟而虢國獨無南安爲之弟乎然則永義鄖
國之不祀功臣廟者非定論也國初死事諸臣
與於兩序者梁國五公之外濟國安國東海燕
山四人而已在太平則有東丘輩而不得與在
南昌則有隴西忠節輩而不得與在康山則有
濟陽清河高陽安定輩而不得與至於陷虜剖
腹如樂浪者以督府峻贈上公而亦不得與東
丘諸公縱不得與梁國六公等獨不當與濟國

東海燕山相上下乎樂浪之忠烈又豈少遜於安國乎如謂東丘諸公死事之地已有特祠則梁國不嘗祀於南昌而越國不嘗祀於金華乎故吾謂濟國四人之祀其於以報國初死事之臣殆有未盡也此亦非定論也開國功臣以逆誅以嫌死者例不得與享其有生封侯死封公贈謚稠疊而亦不得與者身死之後黨事發露如滕杞陜許芮永諸公是也滕國之祔祭已見於國史蓋祔而後黜者也獨吳海國儼然從其兄之後廟食至今何居庚午五月之詔播示天

下者海國不在二十七人之列乎其罪狀未明縱不比於滕杞諸公又豈獨後於陝國乎陝國不祀而海國祀其何以服陝國之心乎海國之得祀於祀為不典於國為失刑此未必　聖祖之意也恐亦非定論也以位次攷之其載在會典者東序則馮郢國以下七人西序則胡越國以下八人與今廟中位次相合吳江國在西序吳海國在東序皆居第五躋海國於江國之上斯為越祀矣實錄則云次胡大海次馮國用皆西先於東江國兄弟適當其次而華高丁德興

序於俞號國張蔡國之上則以配享　太廟之元勳抑而居下又未可謂之順祀也繇此推之二十一人位次實錄會典彼此錯互已不可考正一統志之所載未知何所援據又豈可遽信哉吾學周禮其可爲三歎已矣然則嘉靖中　太廟配享之議如何曰文成宜與享　太廟者也進咸寧於二十一人之列吾無譏焉爾

致身錄考

成化閒吳江處士史鑑明古與長洲吳文定公爲友嘗請文定公表其曾祖諱彬字仲質之墓

今匏菴集中所載清遠史府君墓表是也萬曆
中吳中盛傳致身錄稱建文元年彬以明經徵
入翰林爲侍書壬午之事從亡者三十二人而
彬與焉彬後數訪帝於滇於楚於蜀於浪穹帝
亦閒行數至彬家諸從亡者氏名踪跡皆可考
證前有金陵焦修撰序謂得之茅山道書中好
奇慕義之士見是錄也相與欷歔太息徬徨憑
弔一以爲必有一以爲未必無南科臣歐陽調
律上其書於朝且有欲爲請謚立祠附方鐵諸
公之後者余以墓表暨錄參考之斷其必無者

有十袠稱彬幼跌宕不羈國初與諸少年縛貪縱吏獻闕下賜食與鈔給舟遣還恭謹力田為糧長稅入居最每條上利害多所罷行鄉人賴之如是而已令彬果遜國遺臣縱從亡訪主多所諱忌獨不當云會受先朝辟召乎即不然亦一老明經也其生平讀書纘文何以盡沒而不書乎文定之表蓋据明古行狀何失實一至於此其必無者一也袠稱每治水諸使行縣縣官以為能推使前對反覆辨論無所畏彬既從亡間歸尚敢卬首伸眉領諸父老抗論使者前獨

不畏人物色乎縣官豈無耳者獨不知爲故翰
林侍書推使前對使者乎其必無者二也表記
彬生平自縛吏諸闕足跡不出里閈錄載其閈
關訪主廿年之間偏走海內何相背也洪熙初
奉詔籍報民間廢田減邑稅若干石以錄考之
彬方訪帝於滇南何暇及此其必無者三也表
言彬重然諾遇事不計利害至死不悔而錄云
以從亡爲讎家所中死於獄彬實未嘗死獄而
云以從亡死獄甚其詞以覬邺也表書其卒之
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而錄云後三日書其年

六十有二而錄云六十七卒之年與日皆舛誤其必無者四也從亡狗志之臣或生扞牧圉或死膏草野或湮滅而淵沉或鳥集而獸散身家漂蕩名跡漫漶安有晏坐記別從容題拂曰某爲補鍋匠某爲葛衣翁某爲東湖樵比太學之標牓擬期門之會集哉野史記壬午七月有樵夫閩詔自湛於樂清之東湖今則以爲從亡之牛景先豈湛湖者一樵從亡者又一樵耶其必無者五也錄載彬入官後元年諫改官制四年請堅守請誅增壽皆剽竊建文時政以彬事傳

致之也不然何遜國諸書一時論諫皆詳載而
獨於彬削之耶其必無者六也錄後有敷奏記
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廿五日東湖史仲彬縛
貪縱官吏見　上於奉天門賜酒饌寳鈔次日
陞爵朱給事吉祖之秦淮王文學彝張待制羽
布衣解縉賦詩贈行而給事中黃鉞記其事按
朱吉墓記洪武二十三年辟薦不起廿五年以
明經能書薦入中書書詔勅二十七年授户科
給事中是年吉正辭疾里居尚未入官何得稱
給事中祖餞秦淮也張羽爲太常司丞謫嶺南

半道召還自沉於龍江此洪武初年也王彝與魏觀高啓同誅洪武七年也解縉二十三年除江西道監察御史旋放歸是年縉不在朝又不當稱布衣也黃鉞建文元年以宜章縣典史中湖廣鄉試次年中胡廣榜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安得洪武中先官給事也作是錄者以鉞同郡人又死於壬午故假鉞以重彬而不知其踳駁若是其必無者七也錄云吳江縣丞到彬家問建文君在否彬曰未也微哂而去當時匿革除奸黨罪至殊死何物縣丞敢與彬開笑口相向

乎此鄉里小兒不解事之語其必無者八也當
明古特革除之禁少弛矣明古之友自吳文定
而外如沈啓南王濟之輩著書多訟言革除何
獨諱明古之祖明古爲姚善周是修王觀立傳
具在西邨集中大書特書一無避忌何獨於已
之祖則諱而沒其實乎其必無者九也鄭端簡
載梁田王等九人松陽王詔得之治平寺轉藏
上彼云轉藏此云道書其傳會明矣序文蕪陋
亦非修撰筆也其必無者十也史之後人諸生
兆斗攺錄爲奇忠志多所援据通人爲之序以

爲有家藏秘本合於茅山所傳者也去年兆斗過余問侍書事眞僞云何余正告之曰僞也爲具言其所以兆斗色動已而曰先生之言是也問其所藏秘本則遜謝無有余觀西邨集趙秉文書跋考云世之作僞者幸其淺陋不學故人得而議之使其稍知時世先後而飾詞以實之尚何辨哉明古之論殆爲斯錄發歟語有之俗語不實流爲丹青余之爲是考也深懼夫史家弗察溺於流俗而遺誤後世也余豈好辨哉

書致身錄考後

余作致身錄考客又持程濟從亡日記示余余掩口曰陋哉此又妄庸小人踵致身錄之偽而爲之者也按張芹備遺錄濟朝邑人爲岳池縣教諭有術數建文命護軍徐州金川門破不知所之鄭端簡則云濟曾爲翰林院編修爲建文君決計薙髮數以術免於難端簡好奇或因河池學舍及徐州碑石之事而傳會之未必確也又言濟隨建文君來南京至京不知所終端簡未見實錄故揚行祥之獄在正統五年而遜國記言天順初斯已謬矣其所謂西內老佛者國

史已明著其僞而况從亡之臣隨至南京者誰見之而誰識之乎又况所爲日記者誰授之而誰傳之又將使誰正之乎作致身錄者涉獵革除野史借從亡脫險之程濟傳合時事僞造彬與濟往還之跡以欺天下而又僞造濟此書若將疏通證明之者此其本懷也致身錄之初出也夫巳氏者言於文宮庶文起曰當時程濟亦有私記載建文君出亡始末惜其不傳耳文起叙備載其語亡何而日記亦出矣濟之從亡僅見於野史其曾有私記出何典故夫巳氏何從

而前知之此二書者不先不後若期會而出汲冢之古文不聞發冢江左之異書誰秘帳中曰記出而致身錄之僞愈不可掩矣甚矣作僞者之愚而可笑也大抵革除事蹟既無實錄可考而野史眞贋錯出莫可辨證吾邑有黄給事鉞者憂居聞變自投琴川橋下死里人楊儀爲給事立傳載給事與方希直執手商榷云云又稱給事少受學於其五世祖潫潫之子福收其屍爲詩弔之夢羽好著書浮誕不實又喜夸大其譜牒識者哂之同時鄧韍修邑志削潫福不載

固已正其誣矣而此傳巳流傳人間互相援据錄此觀之豈獨二書之襲僞哉他如懿文新月之句則殘元之陳編也鐵氏二女教坊之作則沈愚之艷詩也史翼異之載李祺吾學編之載嘗昇皆云以建文命戰守江浦攷其實則皆洪武中或死或戮者也正史既不可得而見矣後之君子有志於史事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無好奇撫異而遺誤萬世之信史則可也或曰革除之際忠臣義士駢首接踵而身名湮沒天下之所悲也與其過而削之寧過而存之不亦可乎

余應之曰是固然矣妄一男子欲薦擣其先祖信筆排纘儼然附方鐵諸公之後猥云過而存之則吾恐革除之書且充棟宇而其廟祀且徧閭閻也且夫少帝之事往矣忠臣義士不可謂不多矣若子之言其必人挾射天之矢家畜吠堯之犬使 成祖無所容於天地而後快與今之君子夫誰非戴天履地服事 成祖之聖子神孫者歟其亦弗思而已矣

書楊儀金姬傳後

余嘗刪削楊夢羽金姬傳存其近是者若干言

附於平吴錄之後今年採輯僞周事略乃知其
盡誣也傳稱平江鎭帥脫寅恐膏熟失守遣參
謀楊椿將兵二千人守禦禦士德兵渡福山港椿
伏兵湖橋與士德轉戰甚力兵敗遁還吴門椿
之没也吴與張文蔚作誄稱至正十六年正月
辛亥䏔義軍府參謀楊椿與守齊門而淮兵奄
至明日城且陷猶躍馬呼其子若有所指授追
者及之遂併遇害文蔚之誄于時盛稱之顧不
載椿與士德戰嘗熟事及攷徐顯克昭爲椿立
傳則云至正丙申郡守籍民守陴君以貢士亦

與焉予以告其參軍謀事鄔睿公筠署君李司
馬賓客佐其軍君入幕之明日淮兵即附城戎
衣率其卒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大官綰郡綬者
皆遁去兵奪門入君獨持弓矢督民伍接戰遂
死城下繇此觀之椿之爲叅謀徐所援引也入
幕之明日而淮兵即附城安得有先奉脫寅命
守禦嘗熟之事以是知文蔚之誄爲信而夢羽
所載皆誣也傳又稱椿卜居湖橋家廟歸然士
誠撤以造金姬墓祠此又誣也徐傳云椿平江
人也以尚書教授里中文蔚誄云椿故吳中授

徒累應鄉試吳文定公䟦文蔚詠亦云椿蜀人僑居吳中初不言居嘗熟也椿貧居授徒幾不免授兵登陴豈有餘貲營建家廟又壯麗若是耶傳稱椿爲宋少師楝之後與楊文靖子孫居嘗熟者相爲倫蓊人言夢羽好夸大其族姓欲假椿爲譜牒重亦已陋矣夢羽他著述多子虛卞是之譚人皆知之此傳載僞周始末緣飾形似懼其爲史家之蠹不可以不正也夢羽以此傳示鄧文度文度書復之曰文字不可壞元氣宏博深厚其人所享必厚文度之規夢羽有旨

哉夢羽名儀官至副使文度名𣪍鄉貢士揚雯慕史漢工詞曲而鄧毎稱述儒先有本之學其志尚不同皆嘉靖中吾鄉博雅名士也天啓六年七月望日書

書建玉皇閣疏後

乾元觀在小茅山西北鬱岡山下自充符張尊師住持崇飾尊嚴殿宇巋然而玉皇殿閣未就中嘗侍李君捐貲締構又爲文以唱導充符書來請余記其後嗚呼自奴寇交訌兵荒雜作民窮財盡賦斂繹騷天子盡減乘輿掖廷諸

費大小臣工皆辭俸錢贖罪借貸壹切捜括猶恐不給當此之時一錢寸布不悉輸縣官佐緩急而用以飾神區崇樓觀不亦迂而無當乎是大不然嘗觀張商英崇禧觀碑稱道家論三清帝位有玉皇天皇北極之别以儒家括之一上帝而已儒家之言天帝有六天五帝之說紛如聚訟其實一昊天上帝而已大戴禮載郊祀之祝辭曰皇皇上天炤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然則災害流行庶物有不得所者其請命于上帝宜也周禮

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天神人鬼地祇不同則六厲作見故以祈禮同之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國有大故大烖皆禱祀上下神示今海內中原版蕩骸骨支柱庶物羣生不可謂得所矣大故大烖六厲作見宜莫甚于此時於是乎飾神匱崇樓觀效古者號呼求福之義不可謂無當也漢武伐南越告禱於太乙爲太乙鋒旗太史奉以指所伐國太乙即上帝也

聖天子神武不殺靈旗所指無不撲滅亦將徼福假靈于上帝茲閣之建豈非類造上帝

之遺意與上元之獲寶也楚州尼上昇見帝授十三寶以鎮中國之災兹山爲金陵膏腴勾曲地肺兵水不加災癘不犯祀上帝于此山帝必將降寶以鎮國也又何疑焉兹圖也成上帝之節幢與　孝陵之衣冠日車雲旂擁衛於神皐福地之間　天子之寵靈實式憑之落成之日正執羿獻馘告成于帝之日也當假兹山爲磨厓之頌充符其礱石以俟焉歲在甲申四月初五日謹書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三

雜文三

嚮言三十首 并序

晉五行志吳孫休時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嚮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余之得困病久矣病久而不差則亦思爲嚮言以舒寫鬱陶伸導其志意而弗能也無已則吐其什百之一二筆之於書書亦言也遂命之曰嚮言

用兵者有地聽之法亦曰鉼偵枕空而臥則東西南北皆響見于空中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以地聽之法聽吾之嚮言也其幾矣乎詩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善聽嚮言者莫如聖人有瞻言之聖人言從作乂而天下無嚮言之咎矣崇禎十六年四月初八日辛未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嚮言上　十五首

○帝王之學學爲聖王而已矣儒者之學非所當務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聖王之學也荀

子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太史公曰以六藝爲法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此儒者之學也漢文景五六十載之閒移風易俗黎民醇厚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修明堂議封禪追其後也窮兵黷武海内虛耗儒效無聞焉元帝好儒術文辭改先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欣欣然喜而相告以爲堯舜之主復出也牽制文義優柔不斷羣小弄之股掌之上蕭傅之自殺也至于拊手卻食涕泣

哀慟而不能以一言加于恭顯好儒術文辭之主固如是乎成帝精于詩書觀古文詔劉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心知向忠精鴻範五行之論爲王氏而起召見歎息傷悲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則成帝之精詩書觀古文者何以賢于不學面牆者乎嗚呼人主不可以不知學然而人主學聖王之學則可學儒者之學則不可夫儒者之學函雅故通文章逢衣博帶攝齊升堂以爲博士官文學掌故優矣使之任三公九卿然且不可而况可以獻於人主乎河閒獻王記湯

之言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若火焉吾以爲爲人主者舍聖王之道而學儒者之學是猶捨日而就火也

○鴻嘉中劉向序說苑二十篇奏之成帝以爲法戒其篇首論君道者有三師曠之對晉平公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廓然遠見踔然獨立此人君之操也尹文之對齊宣王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事寡易從法省易因大道容衆大德容下周公之語伯禽曰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

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故曰王道知人臣道知事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繇此觀之治天下蓋有道矣治世之主未嘗不佚樂亂世之主未嘗不憂勤厲精而治亂相懸者何也明主之憂勤在于擇賢而佚樂在于得人武王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奸忠臣誹死于無罪

邪臣譽賞于無功夫亂世之君各賢其賢雖有
眞賢而不能用也是故懸石程書損徹膳服憂
勞日昃而天下滋亂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
之此之謂也

○陸贄之論事曰上下之不相通者九弊不去
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下有其三好勝人
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强愎此六者
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
也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
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

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聦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辠而情理之議不申矣嗚呼贄之於德宗所謂因病而發藥者也德宗非真英明之主也其病在于不英而喜斷不明而善疑其初即位也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自張涉薛邕相繼以贓敗官者武將藉口以訾南牙文臣而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人主之心舉不信羣臣而一無倚仗僉邪

小人因其疑忌以術數中之則膠固而不可解
德宗之于盧杞裴延齡是也贄論六弊以好勝
騁辯爲言而吾以爲喜斷善疑不英不明之故
也然而不英之病多起于不明善疑之病必成
于喜斷所謂喜斷者好勝騁辯之六弊皆是也
如人之病證傳變經絡良醫可以診視而得也
贄又曰陛下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臣切恐陛
下雖窮其詞而未盡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
心李德裕曰帝王之雄辯不足以服奸臣之心
唯能塞諍臣之口三代而下如漢之文帝本朝

之　孝廟眞英明之主也要而論之人主之英明者必不好勝騁辯好勝騁辯者必不英明其相反正如陰陽黑白不在乎疑似之間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民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反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宣政之閒宋之斬艾

其民者不遺餘力矣帝之在青城也百姓于南薰門候駕至于燃頂煉臂割心鍱口兩河之民數十年之後語及故主無不泣下何也祖宗之德澤在民而民親其上故也蘇子瞻自登州入朝民所在號呼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光之志于活民也海內之百姓如家至而日見之豈惟司馬哉王介甫之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青苗水利助役均輸之政曰不加賦而國用足其志未嘗不在于活民也廟堂之上秉鈞當軸之臣數十年之內分曹而議

盛氣而爭旦夕以民生國計爲念雖其促數更改利病參半而人主與大臣之德意固已優游浸漬於民心矣其危且亡也驟而傷之久而歌思未艾不亦宜乎晉文公曰舊呂臣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夫奉己而不在民近代大臣之通病也百姓之所仇而敵國之所喜也

○李德裕論梁武以爲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毫違于釋氏難捨能捨之法此非通論也自公侯大夫至于庶人各有田宅各有貲產人主以天下爲家何言捨不捨哉人主之身即佛身也

其國土皆佛國也其人民皆佛子也其國土之中朝堂殿陛廨宇閭廬皆佛之伽藍蘭若塔廟樓閣也人主以如來之心行調御之法三光明四時和六氣正五穀熟寇盜不起戎狄不侵風旱刀兵之菑不作則金輪嘗御恒河沙數諸佛國土消現目前而區區以造寺度僧爲功德汜像教而違實相不其繆乎武帝之責賀琛曰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乃至宫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詩哉斯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

玉食皇極之敷言也人主而不食國家之食豈
國土之中別有小國土耶所謂變一瓜爲數十
種治一菜爲數十味者亦豈幻人爲之而非食
土之毛耶已則長齋斷肉木緜皁帳而侈靡相
誇淫侈成俗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已則三
更治事日昃不食而使命繁數攪擾驚困牧守
長吏重爲侵漁又恨琛之讜言責其分別姓名
具奏事狀凡武帝之爲皆與佛法矛楯違背達
磨呵之曰實無功德非無功德也武帝之所營
建者家人翁媼愚夫販婦之功德而非人主之

功德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侯景之來也授器慢藏人皆知之而太子方於玄圃自講老莊武帝之於佛法也簡文之於老莊也不其相類矣乎

○推而言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人主之布施也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無忿疾於頑人主之忍辱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無以辯言亂舊政人主之持戒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洗心退藏齋戒以神明其德人主之禪定精進知慧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

屬五百宮刑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小刑刀鋸大刑征伐其可謂之殺乎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底慎財賦任土作貢其可謂之盜乎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各率其屬以時御序其不淫也如是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則左史紀之動則右史紀之其不妄語也如是王日一舉齋日三舉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故則不舉其不飲酒食肉也如是劉禹錫曰陰助教化總持人天二帝三王之道

與佛之實相不相違背如是而已矣唐中宗時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于後趙羅什多藝不救于姚秦何充苻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志發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即是佛身辛替否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爲基慈悲爲主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達哉二臣之言視韓愈之諫迎佛骨以强詞磨切人主相去遠矣可謂深於讚佛者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之致戒於小人至矣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一則曰壬人一則曰孔壬於小人之中別白言之壬人之與小人有以異乎曰君子小人天下之總名也小人之中有壬人焉鍾陰柔之氣秉霧雺之運謹身曲意以媚人主使人主入之而說去之而思如膏油之相入滑澤浸漬而不可解釋故帝畏之而正名之曰孔壬孔壬者甚而大之之詞也帝曰靜言庸違禹解之曰巧言帝曰象恭滔天禹解之曰令色巧言之奸

著于庸違象恭之惡極于滔天而其在人主之左右也脂韋婉孌便佞轉側若鸚鵡之能言若雋永之適口人主豈能知而遠之哉帝深畏之比之于讙兜有苗而其屏而遠之也其效至於黎民乂安蠻夷率服蓋聖人之視壬人如此其重而知人安民諄諄焉以其難相告戒聖人在位畏壬人而思去之如此其不易也孔子論爲邦曰遠佞人鄭詹至魯曰佞人來矣公羊子曰甚佞也甚佞之云其即書畏孔壬之義乎然則君子之與壬人何以辨曰其色可觀也其言可

聽也觀其色齊莊溫栗如商彝周鼎者君子也便娟側媚如時花美女者壬人也光明潔白如春陽夏日者君子也荒忽滑耀如旋風閃電者壬人也聽其言洋洋秩秩有倫而有眷者君子也緝緝幡幡無壇而無宇者壬人也虛心白意以肺肝爲獻替者君子也反言易辭以唇吻爲膏秣者壬人也周勃木彊少文高帝曰安劉氏者必勃李勉曰盧杞奸邪天下人皆知惟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此精于辨君子小人者也

○李德裕曰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又言元成二后有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故恭顯得而中之是則然矣小人之術多端人主好明察則以私智㑹之懲寵賂則以小廉餌之惡黨同則以任怨撼之喜夸大則以精心逢之徐彝言史嵩之先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夫小人之術至于變化人主之心與天下豪傑之心以主亦安能知而

防之恭顯之所以中元成者吹簫撾鼓微行沈湎而已卑之不足道也然則君子小人人主終不可得而辨乎曰辨之有術焉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遺之書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君子藥石也小人美疢也君子必勁而若小人必輭而甘以楚文王之言繹而求之辨

君子小人之大端也

覩漢武之世石慶公孫賀之事豈不悲哉慶爲相見詔報反室欲上印綬掾史以爲反室者醜惡之辭也勸慶宜引決當此之時憂懼不知所出欲罷不得欲引決不忍爲相之可憐也一至于此乎公孫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泣下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當此之時如犬羊之就繫頫頓牽曳悲鳴躑躅視丞相府爲屠肆而人主爲屠伯也誅夷繼踵壞客館東閣以爲馬廐車庫豈不宜哉車

千秋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括囊容身上
壽頌德勸上爲天下自虞樂漢置丞相非用賢
也乃爲匈奴所笑終武帝之世丞相得善終受
遺千秋一人而已武帝之世漢方全盛茂異並
出定令運籌將率奉使各舉其職丞相行文書
備員數而已假令世運中否四海板蕩拮据捋
荼如恐不及而欲取奴隷之徒肩丞弼之任倚
腐朽之材措屋楹之重雖有百武帝雄才大畧
有不至于覆敗者乎宣帝能知其然任用丙魏
綜覈名實吏稱民安信威北夷稱中興之令主

以武宣二帝任相之得失觀之亦後王之師也
○金人之再入也粘罕斡離不聚議于平州粘罕以左手脫貂帽擲之于地謂諸酋曰東京中國之根本不得東京雖得兩河不能守也我若在行取之必矣又舒右手取貂帽曰我今取東京如舒臂取此物回手得之矣入寇之計遂決史稱二酋用兵如神其料事雄決如此而宋以王黼李邦彥何㮚諸人當之能不殆哉及金之將亡也南渡之後爲宰執者上下同風以苟安目前爲樂每北兵壓境君臣相對泣下已而敵

少退解嚴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議事至危
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用人必擇無鋒
鋩輭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多不得用
雖用亦未久而遽退近侍諂諛成風每奏四方
烖異民間病苦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有人云
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臨事不肯分明可
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養相體宣宗嘗責
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退謂
郎官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曾使紀綱見
我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嗚呼金源之君臣崛起

海上滅遼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則亦化而爲弱主諛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宋之亡也以青城金之亡也亦以青城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可不鑒哉

〇王伾王叔文之用事也罷宮市禁五坊小兒停鹽鐵使進獻追故相陸贄前諫議大夫陽城赴京師收神策諸軍兵柄中外相慶以爲伊周再出其所與謀議者十數人皆於時豪俊有名之士一旦事敗狼籍誅譴天下後世與鄭注李訓同類而共貶之未有憐而寃之者也此其故

何也史稱伾叔文及其朋黨之門車馬填湊伾門尤盛珍玩賄遺歲時不絕室中爲無門大櫃唯開一竅受藏金寶妻或寢臥其上韓愈永貞行曰狐鳴梟噪爭署置睗睒跳踉相嫵媚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嗚呼伾叔文之時何時也乘時多僻欲斡運六合斟酌萬幾革弊政舉遺逸奪中人之權軒然以伊周爲任此何等事也天下之善事美名之所集造物之所忌也潔白以居之慎密以持之猶懼不克而況以寵賂乎

夫安得而不敗伊周之盛也有格天之勳績足以持之故不敗梁竇之橫也有彌天之怨謗亦足以消之故久而後敗伾叔文竊伊周之聲而市梁竇之權名利並收天人交怨其敗不旋踵宜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負且乘致寇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語曰桑霍爲我戒豈不歷哉

嗚呼小人之儕君子欲鋤而去之也其心有甚于叛臣敵國在人主之悟與弗悟也武元衡之遇害獻計者請罷裴度以安二鎮之心憲宗

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吾用度一人足以破二賊矣遂命度爲相倚以平賊故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之英斷可謂出于後世之人主萬萬矣長慶寶曆之閒中官朝士朋黨盤乎度無左右之助謗構交作而唐之三宗知其忠誠深信而不移可以爲難矣天啓中高陽公自遼左求入朝羣小亦有不召自來之謗賴先帝力持之得免史稱昭愍少年深明讒謗姦邪無能措言嗚呼　先帝之聖明豈後於昭愍哉將離不遂使責用兵違誓之故李邦彥於上

前語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結構僉議縛綱與
之使者不可而止綱之責授也臣寮上言金人
舉兵再犯首以綱爲言綱之罪大矣又曰用李
綱恐非金人所喜然則國家之所用必其無罪
於金人而爲其所喜者也王承宗李師道所欲
擊者裴度也唐之臣子競下石焉金人之所欲
殺者李綱也宋之臣子競推刃焉自古奸邪小
人與夫叛臣敵國往往幷心合喙以甚閒謀國
之君子人主之不悟而聽之者何也
()危急存亡之日小人之忌君子而力排之也

亦豈有遺力哉李綱定禦虜退師之策虜甫退即出綱於外綱在朝廷執持紀綱調度戰守可以資國家緩急出之外則一道宣撫使耳以書生爲大帥事權撓阻中外掣肘不死則敗亦何能爲小人計之精矣許翰曰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詞耳綱去而朝議大變綱被召再謫而都城陷二帝遂北使粘罕斡離不立乎天水之朝而剪除其所忌其操戈剚刃有進於此者乎文天祥自江西入衛獨松失守甫拜右揆之命即日解兵即往軍前講解使事有人

未聞都督軍馬爲之而受執者也畱天祥于近
地假以兵柄如博羅所謂不將三宫出走即出
與伯顏一戰誓死一決猶有可爲令諸軍前則
一匹夫耳此時僅一天祥又縛之以予元此伯
顏張弘範所禱祠而求者也不亦傷乎東便門
之事高陽之不膏奴刃者幸耳然小人之爲奴
謀則已至矣嗚呼尤莫悲于天祥二十舉進士
三十七而劾罷致仕丙子正月十九日早除樞
使午除右相二十日即詣北軍自此而逃眞州
敗空坑死柴市而身與社稷俱盡矣祥興之後

諸大將猶忌天祥不便其入文祥移書責陸秀夫秀夫太息而已崖廣之閒猶不容其一日居內而況于中朝乎天之成就忠臣義士使之流離顛頓無所容于天地之閒而後畀之以完節于忠臣義士則得矣有國家者將如之何李綱嘗取裴度傳節其要語以諷切人主吾謂講筵之上當取李綱文天祥二傳進讀尤爲切要也

○漢靈帝時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請下州郡考上問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對曰皆相集

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何爲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于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銷黨之始則以羣盜爲附推黨人而入其中及其後也又借羣盜以聳動人主而黨禁乃得少解盜賊之與朋黨相關也固如是乎粘罕在西京尋富鄭公文潞公司馬温公子孫時唯潞公第九子殿撰維申老年杖屨先奔出城遺一妾一嬰兒粘罕撫慰良久贈衣物珠玉壓驚復令歸宅司

馬朴至金問知爲司馬公之後嘆曰使司馬相公在朝我亦不敢至城下及立異姓遂欲擁朴朴力辭而免拘刷三館書籍凡王氏經說字說皆弃去之道君在南都猶詰問李綱朝廷何故追贈司馬光粘罕諸酋却如元祐舊人老于中朝熟聞國論者良可笑也歐陽公朋黨論及唐六臣傳論論朋黨之禍至矣請以此終之

○靖康小録曰天地穢濁之氣顚生妖人賊子老奸腐儒以誤國家是宗廟社稷之不幸非諸人之罪也此四人者有一不備國亦不亡嗚呼

欽宗躬攬權綱每謂羣臣多宰相門人如王黼獨首出朕門下李邦彥人稱浪子宰相及除太宰金人笑曰南朝果無人而靖康之禍實此兩人爲之終始王時雍徐秉哲莫儔吳幵范瓊之流爲金人效忠爲邦昌佐命殫竭心膂不遺餘力豈非妖人賊子歟若孫傅吳敏諸人則可謂腐儒也虜退之後皴等秉政有十不管之謠云不管太原却管太學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砲石却管安石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河界却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

郜管陳東不管二太子郜管立太子腐儒之誤國又豈下於妖人賊子乎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世治則天不死善人世亂則天不死淫人邢吉病甚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非其死病也此善人不死也人有言宰嚭死者孔子曰天之生嚭以亡吳也吳不亡嚭將無死此淫人不死也

牧齋初學集卷二十三終